



黛西札記
李夢

上周的維園，實在熱鬧。天色暗時，公園門口那棵八米高的「大榕樹」便亮了。樹影交織，明亮暖黃色的光自枝葉間簌簌落下，遊人如織，身在其中，宛若步入一場光影童話。這是香港旅發局首屆「國際中秋綵燈匯」的四組巨型作品之一，由國家級非遺南京秦淮燈彩團隊專為香港訂製。除此之外，在維園內大大小小的步行徑上，超過三千盞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綵燈次第鋪展：韓國晉州的絲綢燈籠輕盈靈巧，巴西六月節的拼布綵燈奔放熱烈，還有裝飾以民間傳統圖案的波蘭剪紙燈籠……移步換景，似在環遊世界。

今年國際綵燈匯的登場及其在社交媒體上引來的眾多關注，展現中國傳統節慶儀式借由香港這個中西交融的平台實現國際傳播的嶄新樣態。維園的花燈、大坑舞火龍抑或公園賞月、親友分享月餅等，不只點亮本地市民的中秋夜，更成為吸引遊客訪港的文旅亮點。文化背景不同、膚色和語言各異，舉頭望見的，卻是同一輪明月。香港的中秋，既沿襲傳統習俗，又創新展示跨文化交融，吸引海內外目光；而包括中秋在內的中國傳統節

►九月二十四日拍攝的大坑舞火龍民俗活動現場。 新華社

人與事
陳甜心

我的月餅模具（下）

我就那樣托着腮幫子，乖乖地坐在一旁。不知過了多久，外公終於放下了手中的刻刀，輕輕吹氣，吹散了那些積攢在凹槽裏的木屑。接着，外公彎下腰從櫃子裏拿出一塊細砂紙，耐心地把每一寸邊邊角角打磨得圓潤光滑，嘴裏念叨着，做模具要講究，不僅不能扎手，刻紋還要深淺剛好，這樣壓出來的月餅才能脫模利索，圖案清晰可見。

最後，他把那塊剛剛完工的木模遞到我手裏。我接過來一掂量，它比尋常的模具小了整整一大截。木面上那隻小兔子和細碎的桂花枝凹陷恰到好處，沒有一絲多餘的毛刺。

我拿着它翻來覆去地看，滿心不解地問

從河西走廊看共和國足跡

葉梅

籃。從第一顆人造衛星響徹太空，到載人航天、北斗組網、深空探測逐夢星河，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見證了中國航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跨越，從昔日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崛起為世界級航天發射場。

來到河西走廊的金昌，人們念念不忘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科技工作者是如何發現稀有礦藏鎳，以一座礦托起一座城，從而「點石成金」，填補了我國稀有金屬工業的空白，為國家工業發展提供了關鍵性原材料。成為共和國能源產業的重要基地。如今走在「鎳都」金昌新城的街道上，風和日麗，這裏的人們十分重視工業科技與生態的平衡，雖是工業城市，但滿城聞不到冶煉的氣味，卻能見到風光宜人的紫金花海，柳葉馬鞭草與薰衣草隨風擺動，人們在花間漫步、嬉戲。當地還發明了一種將垃圾桶埋入地下，又可從地面提取處理的辦法，簡便又好看，避免了地面上的雜物，可稱全國首創。

乘坐中巴車沿着河西走廊穿行，正是秋高氣爽之時，遠眺戈壁緩坡之上，一座座橘紅色抽油機在天地間緩緩點頭，那是玉門油田的作業區。雖然看不見更遠處那些肅然屹立在山地褶皺之中的老油井，但已被那橘紅色抽油機的點頭示意所感動。

玉門油田作為新中國第一個天然石油基地，一代代石油工人在戈壁灘上戰風沙、鬥嚴寒，開採黑金，改寫了我國石油匱乏的困境。「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人」，從這裏走出的一代代石油人才遍布全國各個油田。

如今的玉門仍在穩產採油，而成片銀藍色光伏板漫鋪於礫石大地，風電塔筒矗立曠野，日光與長風化作新的能源，和油氣共生共存，一場從黑金到綠能的美妙轉型在此延展。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國家級重大工程橫貫河西走廊，綿延千里的能源管線、縱橫交錯的輸電線路，將西北的清潔能源輸送至全國各地。

曾經的河西走廊，因過度開墾、土地沙化，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一場持久的生態保衛戰在祁連山下堅持不懈。植樹固沙、修復植被，讓漫天黃沙逐步褪去，荒漠之上綻放一片片綠色。車行河西，沿着公路或鐵道向前，窗外一邊是祁連雪山，一邊是起伏的沙丘，流動的沙丘表面織出縱橫交錯的草方格，如同大地鋪開的棋盤，一格格橫平豎直，昔日隨意奔湧的黃沙，被這細密的梭梭草網格羈留，不再漫上路面、掩埋鋼軌。沿路不斷延伸的林帶，是河西走廊生態變化的無聲記錄，連片防護林鎖住風沙，綠洲面積持續擴大，實現了從「沙進人退」到「綠進沙退」的歷史性逆轉。流沙止步，荒灘新生，連片的綠洲鋪展在祁連山下，與雪山、戈壁、良田相映成趣。

河西走廊上有着數不清的千年文明瑰寶，漢代古墓馬路飛燕，莫高窟、月牙泉、天梯山、鎮陽城、玉門關……漢族、裕固族、藏族、蒙古族等多民族人民，在此世代共生。如今來到河西走廊，會聽到草原上的牧歌，蜂擁而至的遊客，更為可喜的



▲駿馬在祁連山北麓的甘肅省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境內一處天然草場覓食。 新華社

是，在嘉峪關的城牆下見到一個個不滿十歲的少年講解員，在父母和老師的陪同下，精神抖擻地講述着長城的來歷，愛國的種子深植於少年一代，文化遺產不再是孤懸戈壁的殘垣，成為帶動地方發展的寶貴財富，更是滋潤人們心靈的清泉。

河西走廊憑藉獨特的區位優勢，千年前，是絲綢之路的通道，駝鈴陣陣、商賈雲集，聯通東西文明、促進中外交融；千年後，河西走廊高鐵飛馳、公路縱橫、中歐班列沿河西走廊向西馳騁，承載着「中國製造」走向世界，西北內陸變為開放前沿，古老的敦煌、張掖、酒泉，成為新時代西部大開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樞紐。

那天，我們來到祁連冷龍嶺與

焉支山環抱間的山丹馬場，難得細雨紛紛，草地濕潤。在這片遼闊的綠毯似的大馬營草原上，西漢元狩二年霍去病曾在此築苑牧馬，一千九百多年以來，這裏是世界上存續最久的皇家馬場，也始終是絲路上最重要的馬場。雪峰下，碧草連綿。天地曠遠，我們站在草原低處，遠方的山樑上，一群駿馬正在揚蹄，只等牧馬人揚鞭一聲呼哨，千百匹駿馬自草野深處奔湧而來，似長風席捲。鐵蹄叩擊，馬嘶長鳴，隆隆聲由遠及近，在祁連山谷間迴盪。千百匹駿馬並肩馳驟，棕黑、棗紅、白驢交織成流動的洪流，長鬃與尾毛迎風烈烈飛揚，就像翻飛的旌旗。一時間，只覺馬群呼嘯掠過的長風，跨越千年，更是踏着共和國的足跡，氣壯山河，不停奔騰向前。

倫敦「叮砰巷」



◀利物浦「披頭四故事館」。 資料圖片

為書店經營地也就順理成章了。音樂原本是書店的一個分支，因為在廉價唱片出現之前的幾十年裏，想要在家欣賞流行歌曲，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演奏。樂譜是當時的主流，出版商可以從一首熱門歌曲中大賺一筆——賴特就是如此，而且賺得盤滿鉢滿。

從地理位置上講，丹麥街恰好是連接倫敦蘇豪區和科文特花園劇院區的捷徑，這無疑為這條街的發展提供了便利。如果音樂家需要學習一首流行歌曲，他們就會來丹麥街取得樂譜。隨着其他出版商效仿賴特的做法，這條街也開始吸引詞曲作者，他們會用辦公室的鋼琴為出版商演奏新創作的歌曲。隨後，推銷員也來了，他們的職責是說服流行歌手演唱他們新近獲得的歌曲。所有這些人都會在街上的咖啡館或當地酒吧聚會，交流想法，拓展人脈。幾十年來，情況一直如此。

緊接着，搖滾樂的興起和廉價黑膠唱片的普及帶來了改變，丹麥街也隨之轉型，錄音室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以滿足新一代自學成才的音樂人的需求。這種適應性得益於建築本身——錯落有致的喬治亞風格建築很容易改建為多戶住宅，任何與音樂相關的人都能在丹麥街找到辦公室。從這條街上一些最著名的藝術家身

上，就能感受到這種多樣性：滾石樂隊在四號錄音；大衛·鮑伊在九號的咖啡館招募樂隊成員；披頭四樂隊在與查令十字路交匯的街角簽署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出版協議；艾爾頓則接管了街上的一家音樂公司。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音樂出版商陸陸續續離開了，丹麥街再次面臨變革。除了眾多音樂家、經紀人仍每天光顧這條街之外，音樂似乎已經沒有其他生存的理由了。為了滿足音樂愛好者和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的需求，樂器商店開始佔據這條街，而街上的建築風格也造就了各種古老而又被遺忘的空間，這些空間恰恰是音樂活動的理想場所。「性手槍樂團」曾在六號後面的一個工作室裏排練，而一間鐵匠鋪則被改造成了酒吧俱樂部，這是倫敦最好的小型表演場所之一。這兩棟建築以及這條街上的其他一些房產都被列入了英國遺產名錄，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它們與音樂有着深厚的淵源。

如今呢？儘管倫敦城市發展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丹麥街依然屹立不搖。以位於二十六號的酒吧俱樂部為例，如今更名為「Lower Third」，來自於大衛·鮑伊在丹麥街時期組建的一支樂隊的名字，而在街的另一頭，則是一座新的錄音棚。正如作家彼得·沃茨在《丹麥街：倫敦的聲音之街》一書中所說，丹麥街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它一直在發展演變，就像音樂本身一樣，堅韌不拔，適應力強，不可或缺。

他：「外公，這個木模怎麼這麼小？比我們平時用的要小好多，而且也很輕呢？」

外公看着我呆愣的樣子，忍不住笑出了聲，眼角的皺紋裏盛滿了寵溺。他輕輕地摸了摸我的頭，輕聲說：「因為這是專門給你做的啊。你手勁小，一般的木模你拿不動，用這個正合適。以後，也可以做屬於你自己的月餅啦。」

之後，每一個中秋節我都可以和大人一起圍在飯桌旁做屬於我自己的月餅。一直到我上了小學，爸爸媽媽把我接到城市上學。我的課業漸漸變重，爸爸媽媽便很少帶我回老家，就算是過節，有時也沒回去。

一直到某一天，媽媽接到舅舅打來的電

話。舅舅說老家要拆遷了，讓我們有空回家看看。我們回到家時，舅舅讓我們挑一樣東西留做紀念，畢竟這些都是外公用了大半輩子建造出來的。他們有些拿了飯桌，有些拿了木桶，有些拿了櫃子……我來到外公的工作室看看，這裏看着還是原來的模樣，只是那個熟悉的身影已經不在了。轉身的瞬間，角落的櫃子吸引了我的目光。外公曾說過，這裏面擺放着的，全是他得意的作品，有些甚至拿過獎的。

我鬼使神差地走過去，輕輕拉開了那扇有些年頭、微微發澀的櫃門。裏面整整齊齊地擺放着的，都是一些精巧細緻、雕工繁複的木作樣品。而在角落處，我看到了一塊靜

靜躺着的小木塊——當年的月餅木模具。

原來，外公一直把它當成一件珍貴的寶貝，妥善地收藏在自己最得意的作品集裏。

如今，這塊小小的木模安穩地擺在我書櫃裏。每當中秋月圓，或者每當生活的步履匆匆、心生倦意時，我總會拿起來輕輕摩挲。這塊木模或許沒有精雕細琢的華麗外表，也沒有驚艷的繁複雕工，但它卻沉甸甸地凝聚着外公獨一份的愛意。

如今，那個總坐在木屑堆裏、笑起來滿眼慈祥的身影雖然不在了，但那些流淌在木頭紋理裏的溫度，那些關於歲月、關於愛的記憶，卻從未走遠，永遠在時光的深處熠熠生輝。